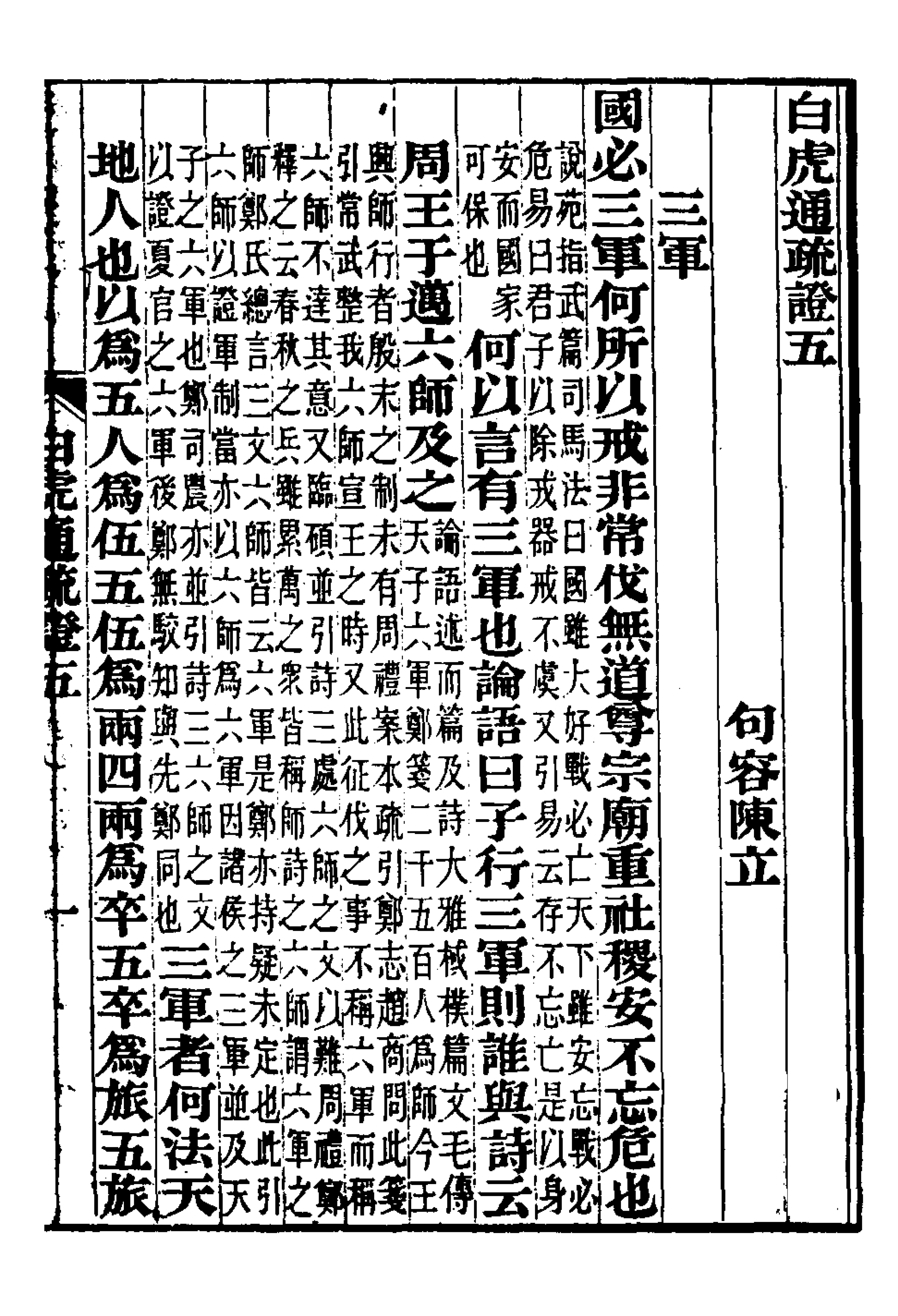
白虎通疏證



白虎通疏證五

句容陳立

三軍

國必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

說苑指武篇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引易云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論語述而篇及詩大雅棫樸篇文毛傳天子六軍鄭箋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案本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亦持之疑未定也此引六師以證軍制當亦以六師爲六軍因諸侯之三軍並及天子之六軍也鄭司農亦並引詩三六師之文以證夏官之六軍後鄭無駮知與先鄭同也

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

爲師五師爲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並周禮夏官序官文注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國語齊語言萬人爲一軍者韋昭云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故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說文以爲四千人爲軍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亦以爲四千人爲軍與此異也五旅爲師下舊本作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盧據御覽二百九十八改正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二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後漢張宗傳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能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蓋古傳有此語故張宗節引之也故說苑指武亦云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於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疑待皆得之訛上二千舊本與御覽皆作五千訛盧據下文改正萬二千人萬字舊脫亦無天下二字並依盧據御覽補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

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穀梁襄十一年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注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案此所引四句似皆穀梁傳文彼之天子六師即此之天子六軍古軍與師通稱故詩疏引鄭志謂春秋億萬之眾皆稱師也公羊隱五年傳注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會於春秋不得為方伯而以二軍為復古則是公羊家當云方伯三師諸侯二師古者一二皆積畫不無訛易也故三畧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也然則周禮言大國三軍即何氏所云之方伯三師也周禮之次國二軍即何注之諸侯二師也何注雖未言小國從可知也但何氏以師與軍異其人數與周禮不合此以一軍為萬二千五百人用古周禮說也考周以公為大國惟二王之後及受九命為方伯者稱公自侯伯以下皆稱諸侯故魯頌言公徒三萬魯為二軍二萬五千人欲侈言師旅之盛故舉大數稱三萬也

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番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

末也字舊本脫盧據御覽補

右總論三軍

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弁

詩疏引孝經援神契日皮弁素幘軍旅也禮作素積鄭禮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則不宜作巾幘之幘案天子諸侯大夫士行軍皆以韋弁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日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鄭氏此注以裳亦用韋詩疏引鄭據雜問志則讀左傳之跗注爲幅屬謂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考裳與屨同色鄭氏禮注謂韋弁服用白舄靑絢繶純則宜素裳也明矣韎是倩染之色毛詩瞻彼洛矣傳云一入日韎是則韎近赤黃之閒故用黃狐裘裼以黃衣左氏襄四年傳日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定九年傳皙幘而衣貍製是也又詩瞻彼洛矣云韎韐有爽以作六師箋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見天子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是以士冠禮三冠爾加有皮弁而無韋布亦以韋弁服以征伐兵凶事故也若皮弁則天子服以視朝詩頍弁箋天子之朝皮弁是也諸侯服以視朔論語鄉黨篇素衣麑裘詩疏引鄭注云諸侯視朔之服是也王朝之大夫亦用皮弁以朝以在朝君臣同服也諸侯之大夫亦從君視朔無服以行兵之事未知此與孝經緯所說何本也考左傳稱皙幘而貍製注皙白也幘齒上

下相偪則春秋之世行軍者或用白冠色如皮弁與三王共皮弁素積語出士冠記注質不變此謂三代自天子至士皆用以再加對爵弁元端二服三代不同也服亦皮弁素幘盧云服上疑有諸侯視朔四字案此必指兵事引以證征伐必皮弁素幘也孟子萬章云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昭三十年左傳皮冠招虞人薛氏禮圖以皮冠卽皮弁說者因以皮弁爲田獵之冠案天子田以冠弁諸侯田以弁弁惟諸侯射於竟其服或用皮弁服故襄十四年傳衞獻公射鴻於囿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又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狩于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言然則皮冠是加於田獵冠之上者若果皮弁則孫甯何爲怒獻公乎此以皮冠卽皮弁亦與禮經不合

右論王者征伐所服

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

禮曾子問出反必親告於祖禰注皆奠幣以告之又云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以行孔叢子問軍禮篇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然則天子諸侯有遷主者必載遷主以行無則載幣帛以行出辭歸格皆下及於未遷之祖禰故王制云歸格于祖禰用特也禮曲禮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故王侯將出亦有辭面之禮不敢死其親

之義也其辭面之禮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禮王制注云類宜造皆祭名春官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也說文示部類作禷造作䄇案此節是言天子巡守之禮然其禮近故亦得引之也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盧云此二十二字見巡守篇案此亦當載蓋辭告之禮先從卑至尊以至遷主故既告之後卽載遷主以行故王制止言造乎禰明從禰始也歸則先反行主由尊及卑故王制云格于祖禰明由祖及禰廟故云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王制疏載皇氏說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至載於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孝也故曲禮日己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尙書曰歸格于藝祖書堯典文釋文引馬注藝禰也案御覽引書大傳作歸格于藝祖又此下亦引尙書言歸格于藝祖禰多用今文書說知此亦宜作歸格于禰祖也作藝者後人據古文書改也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出所以告天下舊有至告祖無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二十二字外誤羼讀依盧氏刪去禮王制類乎上帝注帝謂五德之帝

所祭於南郊者孔叢問軍禮篇乃類于上帝柴於郊以出天子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故必告之以示無自專之義諸侯非天天子命不得動衆起兵亦無敢自專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爾疋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是出必告天之禮也

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尙書言歸格于祖禰不言告於天知不告也

王制云反釋奠于學又說巡守禮云歸格于祖禰並無告天之文故孔氏彼疏亦引文解之也

右論告天告祖之義

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

說郛載詩推度災云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又繁露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又云已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引詩上言奉璋下言伐崇詩疏引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又引帝王世紀云文王于是更爲受命之元年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考史記序伐崇在受命之

六年是則改正朔布王號皆在伐崇之時明未伐殷時已改正朔布王號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堯曰篇文今論語作皇皇后帝此作皇天上帝魯論也集解引孔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云用元牡者殷家尚白未變夏禮安國習壁中論語蓋參用古文說也禮明堂位夏后氏用黑驪殷白牡周騂剛殷當用白牡以質家先伐後改正朔湯爲諸侯當承夏家之制故仍用元牡也書疏引鄭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者鄭以天神有六圜邱之祭用蒼色牲夏正郊天始用當代之牲蒼與元近故以元牡爲皇天大帝之牲孝經疏引孔傳以郊即圜邱則孔氏不信六天之說也盧云此段以三正篇互參訂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荀子正論篇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即時義也

右論商周改正誅伐先後之義

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

孟子公孫丑云天吏也注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繁露觀德篇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下弗祐桀紂是也是則天之所立而欲違天故宜犯誅絕之罪故下云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是以成王卽政淮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漢書吳王濞傳天子制詔數七國罪亦云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也

犯王法使方伯誅之

左傳僖四年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又公羊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注有罪方伯所宜討故成十五年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注爲篡喜時又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又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是皆諸侯犯王法使方伯誅之之事也

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

書甘誓文也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記夏本紀謂啟立有扈氏不服啟伐之釋文引馬氏書注云有扈姒姓之國依世本之文國語楚語云夏有觀扈是其侍親而不恭者也然則扈爲啟之親屬謀叛夏室與周之三監相似故啟親滅之也作開者盧

云避漢景帝諱改啟爲開也

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舊作犯王誅者誤周禮夏官序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註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所以正之也春官入命作牧九命作伯註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是也

右論天子自出與使方伯之義

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淮南子兵署訓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謂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藉令國有將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之太廟主親操鈇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將已受鈇鉞答曰閫不可以外制也君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說苑指武篇將師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問軍禮篇故天子命將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亦弗御也孫子謀攻篇云故君之所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

謂之退是謂之縻軍法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君不可以從中御漢書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後漢馮緄傳策曰進趣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足也君命御覽作天子命

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公羊襄十九年文出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惟義所在漢書終軍傳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又後漢宋均傳均曰夫忠臣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出疆猶專將兵可專明矣古如與而通用

右論兵不內御

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言於祖廟命遣之義也

左傳隱十一年鄭伯授兵于太宮淮南子兵畧訓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傳王命南仲于太祖故老子偃武篇云將軍有廟勝之策也反亦告於祖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是也

右論遣將於廟

王命法年世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何不忍並鬬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衰齊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

此用易孟詩韓禮戴及古周禮說也王制正義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六十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

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是許以周禮爲非鄭以五經之說皆可通也舊本文多脫盧依御覽增補又御覽卅作四十案五經說皆云卅受兵漢高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役之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則漢制亦不得至四十受兵也且禮戴說男子三十而娶始有繼嗣之端故未至三十不受兵者所以重絕人世也三十有子六十則子又三十應受兵故六十還兵者不忍並鬬人父子也鹽鐵論未通篇云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鄉不從力政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後漢班超傳曹昭上疏曰妾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者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中國爲說也

右論受兵還兵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隱六年宋人圍長葛傳曰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往云古者師出不

踰時注云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民利之行又何氏公羊傳注云古者師出不踰時令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眾居外故書以疾之是二傳俱以踰時為譏也以三月一時天道小備踰而不歸則民興怨思也御覽三百六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說之訛所引詩者小雅采薇文案此蓋用三家詩說也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詩古曰此采薇之詩也然則三家詩以采薇為懿王時詩故以證踰時怨思也鹽鐵論備胡篇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聖人憐世加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蓋亦用三家詩韓毛詩義詩杕杜云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傳室家踰時則思即為怨思義也故易林咸之渙云采薇出車上下役急毛詩序以此為文王時詩故鄭箋以此章為重敘其往反之情極言其苦以說之白虎通所不取

右論師不踰時

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

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

天子也 此文有脫誤夷狄有內侵伐之者下不貫意謂王者有三年喪適有夷狄侵伐事即當從權出師所以重天誅爲宗社也禮曾子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日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蓋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正爲宗廟社稷故也所引春秋昭二十三年文公羊傳注云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者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無夷狄內侵之說案此年上云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不與伐天子也又云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然則經書天王其以晉人圍郊吳敗六國庶孽並起故特正天王之號以重宗廟社稷與此所據或亦公羊先師之說何氏未取以入注故佚而無考焉繫露玉英篇春秋有經禮有變禮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焉即此義焉

右論大喪作畔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

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

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後漢梁統傳春秋之義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者也又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所引春秋傳者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何以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又云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義也惟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是即尊君卑臣強幹弱枝善善惡惡之義也故繁露精華篇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閭然則慶父闔閭同爲弒君之賊季子誅慶父則善之季札不誅闔閭而亦賢之者繁露玉英篇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襄十九年公羊傳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然則吳僚之得國不以正則闔閭弒君之罪亦差於慶父矣所引尚書大誥文也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是此篇所述皆述周公誅管蔡之事書金滕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爲孔氏傳訓辟爲法即誅不避親之義也以管叔爲公弟之義詳下姓氏篇

右論誅不避親

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傳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大其不伐喪也今文春秋說也所引傳曰襄十九年公羊文傳曰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雖出義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是也故襄二年傳遂城虎牢公羊傳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繁露竹林篇春秋曰鄭伐許奚惡于鄭而夷狄之也曰衞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是皆譏伐喪之文也

右論不伐喪

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左文書說也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禮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故繁露王道篇桓公存邢衞杞不見

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絶而不予止流之道也非諸侯之所當爲也又楚莊王云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公羊宣十一年傳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故公羊之例予方伯自專之事皆實與而文不與實予者予其有功諸侯文不與者不與其無天子之命也故御覽引漢含孳云强幹弱流天之道注流猶枝也桓二年左傳云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公羊疏引文諡例云六輔者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春秋爲尊王而作故於擅自動衆起兵者皆無大辭焉故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是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季氏篇文詩疏引鄭注云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案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然則諸侯專政自厲宣時已然平王後始卒無顧忌天子不能禁止耳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今文春秋說也公羊僖元年傳云實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日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此處文舊訛脫依盧據公羊文補

論語曰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此憲問篇文哀十四年左傳云孔某三日

齊而請伐齊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即公羊力能討之則討之義也

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隱四年公羊傳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之討所以廣忠孝之路以此言之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即左傳所云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是也昭四年執齊慶封傳云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注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是亂國之臣鄰國力能討之者得討之亦春秋廣討賊之義也又襄三十一年蔡世子般弒其君而書葬蔡景公者公羊傳君子辭也爲臣下力不能討君子故恕之亦若魯桓弒於齊莊公力不能討亦書葬而恕魯之臣子也

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隱十一年公羊傳文穀梁亦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公羊傳又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若然閔公被弒而賊討亦不書葬者何氏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慶父之死在閔公既葬後也桓公爲外所弒而亦書葬者以賊在外齊强魯弱臣子力不能討故春秋恕之是以桓十八年公羊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是也穀梁之義亦與公羊說大同繁露王道篇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仇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不嘗藥而誅爲弒父

也

又曰蔡世子班弒其君楚子誅之三傳皆作般班般通弒君在襄三十年楚子誅之在昭十一年傳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然則春秋自譏其誘討不謂其賊不當討也盧云楚子誅之此自以意言之非傳文也

右論討賊之意

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之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此今文春秋說也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何休云靈公卽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又云雖不與楚誘討坐弒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是諸侯以臣也弒君而立誅君身死不得繼之也所引詩者周頌烈文文毛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諸侯無大罪者崇之則有大罪於國者追而誅絕之明矣春秋之義得罪於天子者絕諸侯無天子命盜土地而自立故宜誅絕之也公羊莊二十五年衞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當書葬朔書葬嫌與篡

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又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又襄二十六年衛侯衎復歸于衛注衎名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爲惡剽出見矣是也

右論誅大罪

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僖五年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及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何注痤有罪平公書葬然則太子母弟有大罪當誅者前去太子母弟之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弟是也太子母弟殺有罪而被誅則直稱君以著失親親之罪又書君葬以著子弟之罪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昭十一年書葬宋平公是也若太子母弟無罪而君殺之則當從當誅之例晉殺申生書晉侯僖九年不書晉獻公葬是也若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則又以王在二年喪中不能親親而殺先君之子故舉其重者書天王亾罪之也後漢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惡之者坐失敎也直稱君者七字舊訛作不出蔡

三字依盧據公羊傳改正

右論父煞子

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公羊傳云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論語陽貨篇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書皐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孔壬作佞人鹽鐵論刺議篇以邪道人謂之佞是亂善行傾覆國家也家語相魯篇孔子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並有之此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亦以其亂國政故先誅之也故說苑指武篇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是也若佞惡末著則但聲言其佞遠之而不用如論語所云是己

右論誅佞人

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

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自此至故大寒也當移在則預備之矣下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冬至所以休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而下不可動洩王者承天理政率天下靜而不擾也御覽引麻義疏云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千於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日冬至氣當易之是以王者閉門閭商旅不行類聚引通義又云夏至陰始動而未達故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微氣之養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此助之而說者或以冬至夏至有異通典引劉退說日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慮尊無二君當助陰豈一之義又鄭搖謂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爲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否剕將至大成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與兵駭旅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過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自殊休戚道異寢兵之教不宜同也然則諸家以夏至不宜閉關禁商旅矣此言扶助微氣成萬物又引孝經說交積漢志注引此文郎作至日所以休兵云云明白虎通不分冬至夏至也案月令仲夏之月君子齊戒處必揜身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又仲冬之月云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甯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二處文義正同又僖五年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閉故也易復象辭亦第統言至日閉關未明分冬至夏至蓋以二至者陰陽升降之極萬物非陰

不長非陽不生故聖人於其微時必寢事息兵以待其成所謂扶陽抑陰豈施於此也故後漢魯恭傳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陽陰也盧云案通典單禮三引通義冬至所以寢兵數云云又云夏至陰氣始動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養陰氣也似此亦當有夏至一段文脫耳續漢志注亦約而言之亦未可知

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通卦驗以五月辟卦屬姤姤一陰生冬至辟卦為復復一陽生故陰氣動於夏至陽氣萌於冬至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復象辭也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御覽引通義云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易稽覽圖云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溫通典引魏台訪議云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是也

右論冬至休兵

子得爲父報仇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

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隱十一年公羊傳云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仇非子也注明臣子不討賊當誅故繁露王道篇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不嘗藥而誅爲弒父是也是臣子一例也

故曰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仇非子子夏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與共國銜君命遇之不鬬

此約禮曲禮檀弓文也曲禮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檀弓云從父昆弟之仇郎此族人之仇曲禮云交遊之仇即此朋友之仇故公羊莊四年傳諱與仇狩也注禮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國九族之仇不同鄉黨朋友之仇不同市朝與此同也若然調人云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仇不同國君之仇得辟者彼疏引趙商問云調人職稱父之仇辟諸海外君之仇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仇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仇不遠矣不可見仇而不討於昆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孔子曰仇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

至孝之心能往討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然則不共戴天止就臣子之義言之故鄭注曲禮云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也行求殺之乃止是也若果在四夷之外則臣子亦勢有不能矣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仇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彼則無罪施之於己則無義所復者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仇也鄭氏無駁穀梁注引何休廢疾云今親納仇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此蓋駁莊九年傳譏當可納而不納之文也鄭氏釋之云於仇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讐一貶其君一貶其臣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可納而不納耳據鄭氏之義則以春秋于溺伐衛已貶其臣公及齊人狩于郜又貶其君自此以後不復有貶辭則夾谷之會及莊公會桓之事其不必有譏文明矣許氏據以難公羊其說非也此不言復仇遠近之世知亦與公羊復百世之仇同也其實公羊於伐齊納糾亦無譏莊公忘仇之文何休廢疾亦止深文難穀梁故鄭君從而釋之也

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

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曲禮疏引異義云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善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之云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

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踰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是此及鄭氏皆同公羊說也定四年公羊傳又云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注云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絶故可也然則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止通於諸侯也若然文姜弑父莊公不復仇春秋無譏文者誅不加上但宜絶之故公羊莊元年傳但譏其念母也然則文姜之罪天子誅之方伯誅之可也故僖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此云爲往來不止者公羊定四年注子復仇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然則父既當誅子復仇仇復又討其子是往來不止也

右論復仇

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殺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舊脫首五字盧據御覽卷五百四補國語周語翟人來誅殺譚伯注誅責也荀子仲尼篇文王誅四注誅者討伐殺戮之名晉語小國敖大國入焉曰誅盧云于申下當并引執蔡世子有以歸方與下文合討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公羊隱四年注討者除也又云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公羊隱四年傳春秋

例凡稱人者皆衆詞故下文衛人立晉傳亦云其稱人何衆
立之辭也穀梁隱四年傳亦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注有弒
君之罪者則舉國之人皆欲殺之又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傳
亦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公羊雖無傳當亦以爲討賊之辭
也故繁露王道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
國之正也是也魏志注引典論云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
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
皆得討賊郎用二傳義也
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尙書敘曰武王伐紂
說文人部伐擊也牧誓云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詩疏引鄭注
曰云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公羊傳莊十年云粗者
曰侵精者曰伐注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伐者
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侵容則伐重於
侵矣穀梁隱五年以爲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案文王伐崇高
宗伐鬼方仁者之師豈有斬樹木壞宮室之事穀梁說非也
左氏以爲有鐘鼓曰伐亦通所引書序周書泰誓篇序文也
敘字舊脫盧
據御覽補
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書
序
作成王政釋文引馬本作成王征注云征正也國語周語穆
王將征大戎注征正也上討下之稱孟子盡心下征之爲言
正也說文辵部𨒅正行也從辵正聲征輕辭正重辭聲意相
兼也所引尙書大誥及費誓文也二文皆以上伐下故稱征

孟子盡心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御覽三百四類聚五十九引大傳作憚驚也御覽一百八引憚下又有也字廣雅釋言云戰憚也法言吾子云見豺而戰注戰悸也悸有驚意則訓憚者疊韻爲訓訓驚者輾轉相訓也又論語述而子之所慎齊戰疾則作警亦通延改也三字未詳何義蓋改是攻之訛呂覽上農篇上農不可以戰注戰攻也延攻者古延與誕通漢書古今人表報王延史記注作報王誕誕訓爲大言其大相攻鬬也

弑者何謂也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羊隱十一年傳何隱爾弑弑續載蔡氏石經弑作試盡嚴氏春秋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殺言弑荀子議兵篇傳曰威厲而不試鹽鐵論作威厲而不殺殺音弑古音同也卒讀如孟子卒然問曰之卒漢書成帝紀云興卒暴之作注卒急也又師丹傳卒暴無漸注卒讀如猝說文犬部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言不敢暴行此事也司讀如伺前漢高五王傳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又灌夫傳太后亦已使候司言候其閒隙何其事也釋文云弑又從式殺從殳不同君父言弑積漸之名臣下言殺卑賤之稱也所引易坤文言傳文

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

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詞也史記衛青傳與壯士篡取之索隱篡猶刼也奪也說文厶部屰而奪取曰篡从厶算聲爾雅釋詁篡取也注篡者奪取也所引春秋傳莊六年九年公羊傳皆有此文**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穀梁襄二十三年傳齊侯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孟子公孫丑注密聲取敵曰襲左傳疏引釋例云掩其不備曰襲**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入銜枚馬繮勒晝伏夜行爲襲也**僖三十三年公羊傳文國以下皆白虎通釋襲義也彼注云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又云行疾不假途變必生淮南氾論訓注凡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是也周禮秋官序官銜枚氏注銜枚止言語讙囂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是人銜枚使人不得喧囂也馬繮勒使馬不得呼鳴也**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鄭氏聘禮注云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若天子出則無假道之禮天子以天下爲家也若然國語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者儀禮疏引服氏說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問足也然則過竟假道一則使鄰國有禮一則使鄰國有備也故公羊桓六年實來傳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

假途過鄭必朝所以崇禮讓絶慢易戒不虞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公羊僖四年傳文所引禮曰疑逸禮文也今所傳士禮周禮禮記俱無諸侯出軍假道之禮案儀禮聘禮載諸侯使大夫出聘之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己道路所當由也此或卽引聘禮文假以喻行軍假道之禮也卽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无往不反非謂所賣者也盧云謂所二字疑倒以諸侯無專地之義故疑而問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聘禮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也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牲芻禾介皆有餼注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是設禮而待之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欲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左氏定四年傳云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雖卿出聘問亦須假道亦以防掠暴也故聘禮又云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又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行軍假道之禮雖無明文意亦

當同故穆公不假道伐鄭晉與姜戎要之殽而敗之也

右總論誅討征伐之義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事君章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往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君有過則思補益又云將順其美匡救其過注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是盡忠納誠之義也論語見憲問篇之吳志步隲傳太子登在武昌與隲書曰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也受性闇昧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猶或未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矣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亦以愛忠斥人臣納善言與此合蓋魯論諾鹽鐵論疾貪篇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也如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能勿勞乎則以論語此章言爲父之事詩隱柔退不謂矣箋謂勤也謂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其能不勤思之乎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則又爲忠賢之辭義皆與此異**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

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此諫諍篇文也家語三恕解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諍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諍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陷無義注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諍以救其過失也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大夫之臣有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士雖有臣既微且隨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爭於己也孝經疏引王肅彼注又以諸侯五人指三卿內外史又引孔彼傳以天子所命及三卿與上大夫為諍臣五人家相室老側室為諍臣三人若並以意解說未知此同否也荀子子道篇則云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說各有本未可同焉

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

孝經疏引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然則四輔亞於三公故視卿也以順下盧云疑有脫文

左輔主脩政刺不法

荀子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說苑臣術同大戴保傅篇明堂之位曰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彼充即此輔也故賈子保傅云充立於左是太公也

右弼主

糾乱周言失傾盧云周當害字之誤乱廣韻居勠切與糾通說苑臣術篇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大戴保傅篇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切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是主乱害言失傾之義也此下三句文義不屬似有訛脫前疑主乱度定德經大戴保傅作道謂篤行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德也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承或作丞漢書百官表丞者承也大戴保傅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失舊作夫屬下讀疑當改爲失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羣賢也此上並釋天子七人之義後漢書注引鄭注孝經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孝經疏引孔傳說亦同引文王世子以解七人之義是與此同也杖杖通

右總論諫諍之義

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禮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壝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去注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公羊莊二十四年傳三諫不從遂去之注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言居尊者使納善而申卑者之志又以孤夫惡君也故說苑正諫篇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君待之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孟子離婁篇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卽言愚不任用也公羊宣元年傳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君待以禮則臣待放也若君不待以禮則不必待放卽去也如孟子離婁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所往之等是也如是下舊作之是待以禮爲盧從周訂正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道今予不且留聖人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於郊孟子離婁篇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彼謂有故而去者故卽送之出竟與此微異也檀弓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自去日至此似有成文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公羊莊二十四年傳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注諫必以三者取月生三日成魄臣道就也必待放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

孟子公孫丑予三宿而後出晝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亦卹冀君覺悟之意也

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

宣元年公羊傳文注重奪孝子之恩也君有三年之恩於臣故臣亦以三年之義復之復報也必三年者或亦取月三日成魄臣道就之意也者字依盧補

今己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

宣元年公羊傳古者大夫己去三年待放注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經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則待放之義一則復君恩一則恐有罪當誅故待之三年也

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

漢書劉向傳惓惓之義又賈捐之傳敢昧死竭卷卷卷卷猶惓惓懇至之意也御覽四百五十六作眷眷

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是則大夫本無罪而去又不可揚君之過故變出奔之例而言放引罪於己若爲君放然也禮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孟子告子篇言孔子不欲以微罪行皆是故史記樂毅傳報燕王書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禮曲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己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是也御覽作若言有過而放矣

所諫事己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

龔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
此以上並援神契文也論語八佾篇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所以待放者本龔君之改過今過已行雖諫何益故下引孔子行事政之也舊本多譌虛據御覽改正已行御覽作遂以行

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
易豫六二爻辭釋文引古文易作砎加石言象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集解引虞注讀爲纖介之介則此蓋用古文易也繫辭傳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矣寧用終日

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
論語微子文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無罪然則孔子以魯受女樂猶冀其覺悟及三日不聽政又不致燔俎於大夫是其過惡己行故不脫冕而行以無及諫也又不欲過在君故以微罪行趙注孟子云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

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合耳
自此至重恥也小援神契文禮曲禮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鄭注爵祿有列于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釋文引盧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孟子離婁篇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注乃收其田萊及里居焉是三年待放不絕其祿也御覽耳上有故去二字

以其祿參

分之二與之一畱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

儀禮喪服經齊衰三月章云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又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向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然則大夫以道去君為舊君服者有二後一係謂大夫三年待放君未絕其祿故為服齊衰三月之服前一係謂大夫未至三年見君之過惡已耆已去本兩君仍未絕其祿留與其妻長子主宗廟故其長子為舊君服又妻有歸宗之義故亦為之服也若然齊衰三月章又有為舊君君之母妻者傳曰仕焉而已者也通典引留次宗云經前已有舊君今復有此舊君傳所以知前經為仕焉而已後經是待放未去者蓋以兼服小君知恩有淺深也仕焉而退君臣道足恩養既施恩及母妻今被放而去名義盡矣若君不能掃其宗廟則但不為戎首而已以其祿未絕故得同於人適庶足以反服於君不獲及其親也是也

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

荀子大畧篇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環有還義國語晉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環玉環環還也故賜之環則還也玦有決義晉語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注玦決也閔二年左傳注玦示當決斷故賜之玦則決而去也君臣以義合故得玦則

去禮表記云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注違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又云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是君子重恥之義也
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此文疑錯當云反之以環其不得反者云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詩魏風碩鼠篇文
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恒八年公羊傳云女在其國偁女此其言王后何王者無外又僖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是則天子以天下為家無可出故無可放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苦然成十二年書周公出奔晉者公羊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謂起諸侯入為三公國者然則周公不事天子自其私土而出故絶其本國也
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盧改得作待誤上五行篇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木枝葉不相離也骨肉無相離之義故不得放也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是則親屬有故不得去但宜辟之而已
春秋傳曰司馬子反曰君請處乎此臣請歸子反者楚公子也時不得放得書作待誤宣十五年公羊傳文也彼云莊王使子反窺宋城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亦有七

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于莊王王曰吾今取此而後歸爾子反曰臣已告之矣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吾猶取此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諫莊王不聽故卽引師而歸耳無云去而之他也明親屬不得放也子反名側成十六年云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知楚公子也

右論三諫待放之義

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因盡其忠耳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孟子萬章下云位卑而言高罪也注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不得豫朝事故不得諫君也若謀及之則因盡其忠者國語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注獻詩以諷也是也大戴保傅篇云工誦正諫士傳民語與此所引異注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叟是大夫進諫之義卽其於正諫中也周語又云庶人傳語注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王也是民語不能自達須由士以傳之焉御覽四百五十七引作士民傳語

右論士不得諫

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爲諫正也故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夫之義也舊本無無一體二字御覽夫婦作夫妻所引詩鄘風相鼠章文或曾詩義與毛殊御覽夫婦四百五十七所引乃首章困學紀聞與此同列女傳貞順篇黎莊夫人旣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憫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邶地無去天之義也一與之齊二語見禮郊特牲

右論妻諫夫

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禮曲禮曰爲人子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里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荀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論語里仁事父母幾諫見

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是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也公羊傳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明君臣以義父子以恩故云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若然檀弓載晉太子申生事申生不去爲父所殺不得爲孝以親有小過當安處之隨宜諫諍若其父大爲無道若不迴避必當殺己是陷父不義而成其殺子之惡故閔二年左傳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家語六本篇孔子謂曾子曰小則受大則走曾子曰孝子之諫有達善而無爭辨爭辨者亂之所由興是也待放去去舊作木依影鈔小字本元本改

臣之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去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見五行篇待放去以下疑有衍脫

右論子諫父

諫者何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論衡譴告篇諫之爲言閒也聘禮記皮馬相閒注古文閒爲干干犯也言臣子干君之過犯顏而諫之也廣雅釋詁諫正也地官序官諫人注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更亦有正義舊本閒也有因也二字初學記及御覽俱無下亦無釋依盧刪去舊本此下多闕畧依盧據初

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

公羊莊二十四年注家語辨正篇並有其文公羊注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贛諫疏未明所出案何注之直諫卿此之指諫何注之贛諫卿此之陷諫惟彼爭諫與此窺諫小異家語辯政篇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贛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案彼之譎諫卿此之窺諫彼之降諫卿此之順諫此與此文皆大同小異

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

後漢書李雲傳論注諷諫者知禍患之萌而諷告焉出大戴禮案今大戴無此文文選甘泉賦序奏甘泉賦以風注不敢正言謂之諷公羊注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初學記作睹其未然

順諫者仁也出詞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

家語注卑降其體所以降也後漢書注出詞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篇從命利君謂之順公羊注二曰順諫曹羈是也案公羊莊二十四年傳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是出詞遜順也

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

後漢書注闚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家語有譎諫王注正其事以

諸諫其君何氏公羊注有爭諫如子諫反請歸是也俱與此異

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

指質同音論語皇疏質貴也後漢書注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公羊注有直諫引子家駒是也案昭二十五年傳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是無所私隱直指其事也舊作指質相其事也盧據初學記補者質也三字據御覽補而諫二字御覽相作指

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

後漢書注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國語魯語上陷而不振注陷墜也見君有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菑害也公羊注五曰戇諫白里子蹇叔子也是也案僖三十三年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是陷諫之事也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家語辨政篇唯度主而行之吾其從風諫乎注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後漢書李雲傳論云論曰禮有五諷諫爲上是也說苑正諫亦云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乎初學記作吾從於諷下又云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與詩賦以見於辭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還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善有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

父有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疑皆節引白虎通文

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進思盡忠二句孝經事君章文也韋注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又左傳宣十二年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二語疑亦有所本

故曲禮曰爲人臣不顯諫

繁露竹林篇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君于內而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嘗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

毛詩序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後漢書李雲傳論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於正易其緩詐靡上以術沽成名哉是則纖微未著宜從諷諫若過惡已著則當據事直書冀有所懼也

右論五諫

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爲重民而求己失也禮保傳曰于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

賈子保傳云於是有進賢之旌有誹謗之木有

敢諫之鼓淮南子主術訓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懼之鞀管子桓公問篇云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於朝湯有總諫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皆與此互異

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爲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

賈子保傅云太子既冠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

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疏引六藝論同與此反案左是陽故記動右是陰故記言當以玉藻爲正

禮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爲非

賈子保傅云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又云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

故史之義不書過則死宰不徹膳亦死

賈子保傅云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過字舊無盧據保傅補

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爲之也

漢書杜延年傳注史使一也或作使字是史使或通用言爲王者所使故謂之史亦諧聲爲義者也說文又部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

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

度也儀禮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是膳宰亦謂之宰宰也廣雅釋言宰制也故呂覽不苟篇與民宰遺之注宰膳宰也以其俱主政教故亦得有宰名也故荀子王制篇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也

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是陰陽不調五穀不熟則王者不盡味而食不盡味猶左傳哀元年食不兼味也詩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膳夫徹膳卽此

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雁三穀不升不備雉兔四穀不升不備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此疑逸禮文也雲漢疏引大戴禮有此文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樹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韓詩外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餓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殺餘與穀梁同彼二文皆分析五種之名此則差次減殺食品之異也案內則記上大夫庶羞有雉兎鶉鷃四種又記諸物之不可食者有舒雁翠舒鳧翠是人君燕食百二十品宜兼備此諸物明矣圃獸蓋謂麋鹿麕兎等也三牲謂牛羊豕也此處舊本文多

脫盧據詩雲漢及禮出禮疏補人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廣德宣禮之臣

右論記過徹膳之義

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禮表記事君欲諫不欲陳注謂言其過於外也又引詩曰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疏引皇氏疏以爲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也故春秋爲尊者諱公羊隱二年傳此滅也言入內大惡諱也注明晳臣子當爲君父諱是也孔于爲昭公諱知禮亦斯意也禮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也後漢范升傳子以人不閒其父母昆弟爲孝臣以下不并其上爲忠意亦以君之無非以臣能匡救故也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爲君隱也述而篇文也彼又云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集解引孔云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爲過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與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爲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殆也音義引論語鄭注適作敵莫讀貪慕也蓋謂君之於臣無敵無慕好惡皆不設

以成心也則論語之君子宜斥人君言故風俗通十反篇蓋君人者闢門求賢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又詩杕杜箋云君子之人求至此國皆可來至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曰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也又曰苟得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則仇讐不廢下引祁奚舉解狐周公誅二叔云云是舊解皆指用賢言也

故尚書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

詩疏引泰誓云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史記周本紀作畢力賞罰以定其功抱朴用刑篇引盟津之會畢力賞罰則此亦本泰誓語引以證上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也書顧命云畢協賞罰勸定厥功意與此同故說苑政理篇云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罰則惡不懼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諸侯臣對天子亦為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為聘問天子無恙非為告君之惡來也

喪服傳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此即謂大夫奉君命聘問天子者也

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孝經事君章文也注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故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以爲依王肅魏眞克說也蓋言君有過則諫不宜揚其惡於人也

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故論

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五行篇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故漢律卽有親屬得相容隱之令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亦此意也今律亦有親屬得相容隱之條

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鹽鐵論周秦篇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蓋兄弟同氣故亦爲之隱春秋爲親者諱是也四國謂三監及武庚也周公東征不及三監故大誥止言殷小腆更無及三監之文左傳僖二十四年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詩疏引鄭賈以二叔謂管蔡毛詩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類聚引韓詩序同是管蔡失道周公但閔之而已故詩譜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時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是則周公作詩猶不忍編於成王周公之世其相爲隱明矣

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有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

之患則死之御覽引劉欣新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又家語困誓篇行修而名不章友之罪也後漢李燮傳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名魏志胡質傳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故可終也是朋友相隱之義也朋友之道下備疑亦成語初學記引魏文帝集論云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莊子人間世云凡交近則必相磨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皆與此義相成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此為隱之也隱云黎與藜通家語弟子行篇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蒸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與此小異然則曾子以其妻本犯七出慮彰其惡故借小過出之為之隱也新序雜事三云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亦與此義通

右論隱惡之義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

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孟子滕文公序者射也注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道氣也說文矢部䠶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禮射義射者男子之事也又內則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亦取由內達外之義也春下陽字舊脫盧據御覽七百四十六補

右論天子親射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儀禮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畫以鹿豕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所張此侯由是云焉然則天子諸侯燕射必行鄉射之禮但設獸侯之為異耳周禮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獸侯畫獸之侯也然則天子塗以白質諸侯塗以赤質大夫士不塗但於布上畫獸頭於正鵠之處也然御覽引禮圖云天子燕射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諸侯燕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參侯士豕鹿卿大夫與其臣燕射君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鹿豕焉圻內諸侯與外國同則又與各經殊焉其大射之禮則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梓

人所云張皮侯而棲鵠是也鄭注司裘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以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其射然則天子三侯故分為三等圻內諸侯助射用熊侯故自射亦用熊侯大夫助射用豹侯故自射用麋侯麋豹等也圻外諸侯亦得用三侯但與天子異其獸大射所云大侯九十慘侯七十豻侯五十鄭彼注云大侯者熊侯也慘雜也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是也士無臣故無大射之禮其賓射則梓人云亦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五節二正注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者二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采者為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皆居侯中參分之一鄭射亦與賓為射故宜同賓射也禮緯之說未必盡同鄭氏白虎通所引亦未知為賓為燕也

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

列子黃帝篇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注熊羆皆猛獸勇鬭者也遠巧佞也舊無遠字御覽作遠巧物也物字訛下巧佞作巧妙恐亦誤示當服疑是亦當服並盧氏說者也

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

說文鹿部麋鹿屬山海經中山經荊山其獸多閭麋注麋

似鹿而大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麋以冬至日解角者也漢書五行志注麋之爲言迷也又李奇注云麋迷也莊十七年多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爲言猶迷也又引感精符云象晉爲鄭瞻所迷惑也

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說文矢部天子䠶熊虎豹服猛也鄉射記注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義異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說文士䠶鹿豕爲田取除害也大夫士射兩物何大夫士俱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儀禮鄉射禮注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與或說合侯者以布爲之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儀禮鄉射禮乃張侯注侯謂所射布也又記言獸侯大夫士皆言布侯明以布爲之也說文矢部侯春享所䠶侯也從人從厂象張布矢在下也禮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皆從人事之始也名之爲侯者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甯侯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爾儀禮大射儀注尊者䠶之以威不甯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故逸詩有貍首之篇儀禮大射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不朝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蓋周衰禮廢諸侯不朝者衆惡其有射不朝之言故去而不錄也故漢書郊祀志云

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然則萇弘正行古禮而說者乃謂依物怪以致諸侯則誤矣所射引祝者與考工梓人大同小異彼云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詞曰惟若甯侯毋或若汝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說文侯字下云其祝曰毋或不甯侯不朔于王所故抗而欸汝說文所引多古周禮說與此所見之本同也首句舊本作所以名爲侯何故舊作以故天下失業衍五字並依盧校改考工記梓人故抗而射女下云彊飲彊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

禮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注內正外直正鵠之名出自此或曰鵠鳥名正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鄭以正鵠之名有此二義故於射義及大射儀並兩解之焉射人注亦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也

右論射侯

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

禮射義云內志外正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注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言內志正方能中正故射正也故說苑修文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也此言賓射射正之義

也

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御覽引作養德是也禮射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以射皆有耦有上射有下射鄉射儀曰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者子與某子射皆選其才之相近者爲耦是二人爭勝也

勝負俱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士舊多訛脫盧據御覽補周禮大司徒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鄉射禮云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是勝負俱降以崇讓也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擇者所以擇士也大射禮目錄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是則觀其揖讓之禮卽可以選士之賢不肖也文選東京賦云因進距衰表賢簡能薛注進善也衰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衰減者距而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錄其能否也

夫射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陽而抑其强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詩齊風猗嗟文也箋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抑其强七字御覽舊作所以調助微抑强調和陰陽韓詩作四矢變兮見詩釋文

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

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禮射義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設侯于堂下設物于兩楹間自上射下是從上制下也所引禮曰約鄉射大射文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大射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此折外諸侯之制諸侯大侯大夫參侯士干侯以文差之則天子當百二十也鄭氏以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數案鄭注云弓之下制六尺弓步數同也但鄭注司裘以天子亦九十弓與折外諸侯同與此異耳御覽引禮圖亦云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熊侯七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折內諸侯大射熊侯九十步卿大夫參侯七十步士犴侯五十步與鄭注同遠近四等尊卑四節知就所服言之也

右總論射義

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兄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獻賢能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凡鄉飲酒禮有四一則賓賢能鄉飲酒

禮是也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鄉飲酒義所云是也三則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周禮州長職所云是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鄉飲酒義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已十月行禮當爲黨正飲酒掌周禮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致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天子十月亦與羣臣鄉飲酒之禮月令孟冬之月云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稱之詩七月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亦即此禮也後井次禴盧謂次與茨同謂苦蓋也案書梓材云惟其塗暨茨釋名釋宮室茨次也次比草爲之也茨從次得聲義故亦得作次莊子徐無鬼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釋文一本作次是也小字本正作茨

右論鄉飲酒

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後漢書注引援神契云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文王世子云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天子以三老五更父兄養之示天下以孝弟也注又引援神契所謂諸侯歸各帥于其國大夫勤于朝州里驩于邑是謂教天下之事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禮祭義是故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其實天子諸侯俱有父事兄事之義禮特析舉之也

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注安車安坐乘之車輭輪蒲裏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書傳畧說作乘卑輲輪鄭注云言輲輪明其小也舊作濡輪盧云或輲輪之譌案說文車部輇蕃車下庳輪也車有藩蔽而下為卑輪故為安車以輪卑則車安也輪下云無輻曰輇蓋喪車安車皆無輻取其安故喪車亦曰輇車鄭注周禮蜃車云禮記或作槫或作輇是也若輲車自為喪車雜記大夫載以輲車是也然則輭輪當為輇輪戴氏震云輇者輲之名輲者車之名是也今河南開封陳州等處猶有四輪車無輻而卑或其遺制與禮文王世子云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桓四年公羊注是以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親祖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文大致與此同此制漢世猶行之故續漢禮儀志云乘輿先到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叟三老升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祝鯁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加之是也供舊作恭盧據續漢志改

禮記祭義云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引此並云禮三老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禮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似得其實祭義享作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史記老子列傳注引張君相注云老考也七十曰老獨斷云老者舊也壽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獨斷云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御覽引援神契云三者道成於三五者訓於五品其言能以善道改更已也續漢志注宋均注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也知五行更代之事者與緯義相足也又引漢官儀云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獨斷云破叟爲叟則與老義不別矣

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

一人曰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文王世子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續漢志注引盧植注以老三老爲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案漢世立三老五更皆一人則知各一人明矣

右論養老之義

商城楊鐸校

句容陳立

致仕

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懸車，示不用也。公羊疏引春秋緯云：日在懸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時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懸輿致仕。淮南子天文訓：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輿。懸輿二說，皆以人年七十與日在懸輿同，故云懸輿致政，與此懸車示不用之義異也。左氏桓五年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疏引何氏膏肓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證。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然則爲君者或年老廢疾，亦得傳事於子孫，與命所云攝其君是也。爲臣者無可傳，故致其事於君也。舊無老字、遠字，盧據曲禮疏補。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曲禮疏：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

有賢代已也正用此意退而二字盧據禮疏補曲禮致仕作致事御覽三百八十三亦作致仕鄭注云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與此說同

卿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

曲禮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疏引熊氏禮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七十杖于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是也故漢書孔光傳光稱疾辭位太后詔曰俟艾大臣惟國之重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也是留賜几杖事也卿作鄉誤備上疑脫責字

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

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蓋古有此說故莽依用焉然漢世石奮則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周仁則以二千石祿歸老張歐天子亦龍以上大夫祿歸老皆致仕給祿事也

人生七十臥非人不温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

禮王制云八十非人不煖此云七十微異又曲禮云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注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矣疏引書傳畧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輴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輴輪明其小也桊喪大記君葬用輴注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輇車或作圖車或作輴車則輴輪當亦如葬車之輪近地而行故鄭云明其小也鄭注又云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春秋

傳曰老夫耄矣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度記曰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禮王制云八十杖于朝盖年過七十不得致仕故許之几杖也王度記下別采異說也沈氏彤說云前說謂大夫以上後說謂元士以下義或然也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儀禮有司徹云受宰几注几所以坐安體說文木部杖持也老人以筋力衰坐須以几行須以杖是助衰之義也禮祭義云七十杖于朝八十不俟朝王制疏云此謂大夫士也年老聽致事者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于朝是也案曲禮疏引熊氏說正如此下有孔氏駁文與王制疏不應矛盾則王制疏亦即熊氏義也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云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禮王制云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注尊賢也鄭注祭義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則王制所云君欲有問之禮亦指聽致事者也禮王制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則亦指聽致事者也祭義所說指未聽致事者故須至八十始不俟朝也大夫老歸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謚篇云卿大夫老歸死有

論是與未老大夫同故知車馬衣服亦宜同也

右總論致仕義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籍

公羊傳十年壯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傳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傳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踐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蹤大節焉業大道焉大戴保傳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庠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東髮謂成童禮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鄉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節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也案公羊藏禮所說當是天子大子諸侯世子之禮書之傳所云或是公鄉大夫適子之制也故後漢揚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少傳教之書計以開其萌十五遺太傳教之鄉典以道其志也

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不

知也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學者覺也論語學而時習之皇疏學覺也悟也說文斆悟也御覽引成伯璵禮注云學覺也學覺疊韻爲訓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說苑建本云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荀子正名篇云情善而心爲之擇謂之慮故禮學記云發慮不知義憲言發慮必度於法故足以變情也玉不琢以下學記文荀子大畧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

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

性必立師傳焉各本俱作以致其事惟何允中本作成此通引諸書明人不可無學也故論語公冶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言雖有美質亦不可不學也所引子夏曰文見子張篇兩引論語見爲政季氏篇

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論語無緯讖八卷見七錄宋均注古微書載此語爲比考讖文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賈子宦人云故與師爲國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其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

與斯役爲國者亡可待也

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

此疑亦論語讖文韓詩外傳云臣聞黃帝學乎大撓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湯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呂氏尊師云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孔子師老聃潛夫論讚學云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師務成帝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王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新序黃帝學乎大塡撓顓頊學於綠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威子伯文王學乎錢時子斯武王學乎虢叔皆與此互爲同異國先生蓋即西王國路史作西王悝注云西王幗也幗當國字之誤務成子即藝文志之務成子十一篇也綠圖兩字本作繆圖

天子之大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呂覽勸學篇疾學在乎尊師重先王之道也尊師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君師者不化註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

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又云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註謂君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此段字句多從藝文類聚所引御覽百四十七畧同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何休公羊桓元年傳註云質家右宗廟左社稷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是則文家尚左質家尚右夏周文故夏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殷質故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王制制以大學在西郊故鄭彼註以爲殷制也儀禮通解引書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鄭注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與此同也周則大學在宮之左小學在西郊王制疏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太學在郊也其賓大學可移辟雍不可移以其觀天文四時及鳥獸魚鼈不便于國中也虞夏周皆二學周則五學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劉芳傳引作四郊又祭義云天子設四學註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是也然則周立當代大學於國中謂之東膠又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後又立於東南北三郊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註郊四郊也是也劉芳傳又引王肅禮註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城五十里故蔡邕明堂論引易傳太初篇云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又大戴保傳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貴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蓋皆據周制也引此以見大子世子就師於外之義也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註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子而世子亦齒焉堯典教胄子史記註引鄭注云國子也說文胄允也禮謂嫡子為胄子是也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文王世子云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皆於東序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則餘子初入小學則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是小學為經義之宮也至入大學之時仍兼習四術故王制注習禮于大學明其餘亦習於大學也大雅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判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然則大學即辟雍也案鄭鄉射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然則鄉射不於大學此云鄉射之宮者蓋謂天子諸侯大射必行鄉射之禮故亦得稱鄉射焉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注大射於大學是也

右總論入學尊師之義

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渫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此與孟子說異離婁上云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趙岐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於子又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揚食我猶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也豢父不教子之語古人當有成語故公孫丑據以爲問蓋子之賢否未可遠知書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爲父者又何忍逆料其子之善與不善而始或教或不教之哉孟子又云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明子責父父責子皆可致賊恩也傳本吳本胡本葉作世譌何本作恐亦非盧云又授疑當作授受

右論父不教子

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論語學而文集解引包云同門曰朋朋即爲來受學者學記所云三年視敬業樂羣是也音義云有或作友又引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鄭本作朋友與白虎通合

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先進文也呂覽勸學云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言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

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其尊師若此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

右論師道有三

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辟雍何教化天下也說苑修文篇云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御覽引禮統云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以象璧雍以水內如復外如堰盤焉通典引五經異義云辟雍謂之土壅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詩靈臺於樂辟雍傳水旋邱如璧曰辟雍詩疏又引盧氏禮注云圓之以水如璧漢崔駰傳注辟雍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周禮大宗伯注璧圓象天又水所以流行故取義於象天與教流行也類聚引新論云王者始作圓池似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初學記引新論又云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分化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此言辟有二義也瑞贄篇辟之為言積也古辟積互釋故士冠禮素積注積猶辟也疊韻為訓雍之為言壅也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漢書多以雍為壅故武元帝紀

注並云雍讀曰壅雍壅通也又詩疏引韓詩說云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是雍亦有二義儀則舊本作殘賊非依盧改

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均平也

獨斷云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續漢志注引月令記曰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毛詩靈臺傳亦云以節觀者泮水箋云築土雍外之水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後漢光武紀中元元年建三雍明帝行其禮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無所壅隔故得圓門聽之也

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盧云以上俱從續漢祭祀志校正

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

盧云文有譔案續漢志注引韓詩說云不言圓言辟何取辟有德此文當亦蘭御覽引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壅之故日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

何以知有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

通典引唐有司議云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案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水外周隄又張衡東京賦造舟爲梁禮明堂陰陽錄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潤請減二十四步又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是則辟雍有水之證也所引詩訓者

蓋魯詩說也水也舊譌外也下衍一又字汪云又疑當作以案詩無薄采其芹句詩考引此亦作芹然作芹與三章韻俱不合當仍作芹爲是

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御覽引禮統云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也王制注云泮之言班者所以班政教也不取半爲義者此明其形彼釋其義故不同焉

其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

詩泮水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周禮大宗伯注云半璧曰璜天子如璧諸侯半之故象璜也泮水所以節觀者故缺其北面諸侯懸樂與國城皆缺其南面者示有所臣故不敢全同天子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亦此義也

不言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所引詩亦魯頌泮水文案辟雍明堂太廟諸說不同詩疏引五經異義載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又大戴盛德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者外水曰辟雍此以辟雍與明堂爲一也又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此以太廟與辟雍爲一者

也詩疏引盧氏禮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雲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處近世殊爲三耳穎氏釋例云肅然清靜曰清廟行禘祫序昭穆曰太廟告朔行政曰明堂行饗射養國老曰辟雍占雲物望氣祥曰靈臺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蔡氏月令論賈服說左氏傳皆同此又以祖廟明堂辟雍爲一者也鄭君駁之以爲三靈辟雍同在郊太廟爲一地明堂爲一地案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之內周禮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是宗廟在雉門之外若明堂則有在東都者行在方岳之下者若太廟同處則立祖廟於千里之外時享月祭將何以行辟雍王制明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詩疏引馬氏說以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其不得與辟雍爲一又明矣故袁雅五經正論一宗鄭氏之說此雖不言其同異然引王制之文以說大學小學所在自以辟雍在西郊與鄭氏說同焉

右論辟雍泮宮

鄉曰庠里曰序

御覽五百三十五曰作爲又引五經通義云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夏曰學校校之言教也殷曰庠周曰序家人並用之故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漢書食貨志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庠者庠禮義序者序長幼也

說文广部庠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下

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其實庠不僅言禮義禮王制養國老於上庠孟子滕文公庠者養也是也序為序長幼者周禮黨正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注引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證之邦序長幼也其實序不僅序長幼州長言射於州序孟子滕文公日序者射也皆緣詞生訓非必立名之本養但庠為鄉學去國近故以禮義言之里近於民故序長幼言之也盧云御覽作禮儀也仍上脫一字衍庠字疑當作詳言

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須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盧云以上文有訛古者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此學記所謂家有塾是也舊多訛脫盧依學記疏補文獻通考引書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大師士為少師又云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是也此與書傳皆右尊於左蓋假法也仁舊作行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此上舊脫亦依盧校改通引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

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出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輕任並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是也**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盧云此處文有脫**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通考引書大傳耰鉏已藏新穀已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漢書食貨志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是也黨正注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漢書食貨志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蓋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必有塾說文門部闕里門也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上老庶老坐於此所以教之學里胥鄰長坐於此所以教之排故古無不教之民也孟子滕文公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謂頑鈍之民也所引論語子路篇文知小字本元本作如如與而同

右論序庠之學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積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害預防未然也明主者當順承天地制節陰陽也毛詩靈臺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氣祲察妖祥也古微書援神契云靈臺考符居高顯神聖王所以宣德察微大雅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莊三十一年公羊注禮天子有靈臺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則公羊以諸侯無靈臺也左氏僖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又云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是亦有候四時之事也故左疏引服虔注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也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稱靈三代異制也案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爲諸侯周公制禮文王所經始故即制之以爲天子禮故孟子梁惠王云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毛氏

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亦加造舟親迎皐應門家士之類也夏殷無此名也若然僖十五年左傳言泰舍晉侯於靈臺者杜預以周靈臺故址焉哀二十五年左傳衛侯爲靈臺于籍圖者孔穎達謂借名之是也續漢志引文嘉云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辰之徵驗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覩因氣之所驗爲萬物履福於無方之原卽此所本也所引詩者大雅靈臺文此靈臺所處據鄭氏說當在國之西邪與辟雍同處詩疏引公羊說以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此亦無正文未知所同也盧云證驗疑本作微驗避宋仁宗諱改續漢志注引援神契元作原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

初學記引禮含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重有道發有行續漢志注引月令記日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文陽東京賦左制辟雍薛注于之班教日明堂類聚引黃圖云明堂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隋書牛宏傳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魏書引蔡氏說云明堂者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是也白帖引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正四時之序敦五教之本在國之南與此微異小字本靈作明又重有道與元本俱作章有道

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

初學記引援神契明堂者天子

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在國之陽秦此禮戴說也王藻疏引異義禮戴說禮盛德記日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動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般人重屋周八明堂東西九筵二九尺南北七筵堂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大戴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是其戶牖之制則取禮戴說言其所在則取詩韓說也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室法日辰九室法九州禮圖作於尤武時其必親見漢世九室之制故張衡東京賦云複廟重屋八達九房其時考工未行故遵戴禮爲典制當時儒生並依而用焉然則戴禮明堂之制中央太室居中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居東北合言之列爲九室析言之則爲十二堂也若鄭氏則用古周禮說禮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於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書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洎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

者上圖下方四闥八牖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帝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蓋爲此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是則鄭氏用古說班氏蔡氏等用今說但蔡氏以廟學明堂皆在一處此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合又引王制大學在郊以證辟雍之所在則與鄭同而蔡異也

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宮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續漢志注引桓譚新論篇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隋書宇文愷傳引黃圖云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數也方象地屋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數也圓法天室九宮法九州大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三日數八闥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法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面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黃圖所載蓋建武明堂之備也續漢志注引蔡氏說云員蓋方卦載九六之道也八闥象八卦九室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戶

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餘與黃圖同

右論靈臺明堂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 說苑敬慎篇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漢書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繁露必仁且知篇云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殆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漢書董仲舒傳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乃傷敗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御覽作覺悟其過欲令悔慎思慮也 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干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 小字本亓本干作于 漢書李尋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於星辰日蝕地變於奇物震動盧云情疑精之誤

右論災變譴告之義

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詩疏引五行傳害物曰災易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古者天降災戾注災謂水火蟲螟之類異之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詩疏引五行傳云非常曰異公羊隱三年傳記異也注非常可怪也先事而至者異公羊定元年傳異大於災也詩疏引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乎故哭也所引春秋傳成三年公羊傳文注宣公之宮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而哭之榖梁傳亦云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不敢稱謚恭也其詞恭且哀以成公爲無無訛矣注宮廟親之神靈所依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也禮檀弓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薦傷也故禮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太廟火與日食等並舉知其爲災大也周讀疏引鄭志林碩葬日凡邦有大災歌哭而請晉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爲樂災答曰日食異者也於

民無困哭之非其所哉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然則凡有大災害及於物皆哭明矣此舉新宮火見其災之甚者耳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集二十四旱志六服而緩雪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是也日字疑衍

變者何謂也變者非常也樂稽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詩七月序箋云周公遭變號問注變謂易其常也古常變劉舉故非常則為變宋書禮志引樂稽嘉曰禹時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書鈔引書大傳云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通靈前編又引書傳云蟠龍貫信于其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龍咸出其穴遷處而事夏也皆受禹位天意大變之事也

妖者何謂也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妖也續漢志引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視之不明時則有草妖聽之不聰時則有鼓妖思心之不容時則有脂液妖贏文虫部衣服歌言草木之怪謂之妖漢書五行志凡草木之類謂之妖故鄭子臧聚鷸冠晉太子申生衣偏衣劉向以為服妖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也言語非常如襄三十一年左傳趙孟語偷二十九年子容專司徒侈之類故前漢五行志君亢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是也妖有五歷代史志有其事此特舉

服妖詩妖例之也

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云時則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

五行傳有龜孽介蟲之孽保蟲之孽魚孽華孽龍蛇之孽等五孽於視聽言動思此亦特舉介孽龜孽明之也漢五行志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說文虫部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漢五行志蟲豸之類謂之孽妖孽之孽當作蠥從虫辥聲孽庶子假借妖猶夭胎言尚微小孽則大於妖矣諸孽歷代史志亦有其事

堯遭洪水湯遭大旱亦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

繁露煖燠孰多篇云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時氣之變而陰陽失平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乎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易坤靈圖云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又御覽引文子云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之會耳非政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云云即命運時然之意也

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

御覽引劉向五行傳云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害爲己至異爲方來是各隨其所至名之也

右論災異妖孽異名

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

御覽引考異郵云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身也說文雨部霜喪也成物者

釋名釋天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喪亡並疊韻爲訓

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

初學記引漢合孳云專一精并氣凝爲雹說文雨部雹雨冰也初學記引西京雜記鮑倣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仲舒曰陰義脅陽也續漢志注引考巽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異參驅房衽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失人施而不傳陰氣凝而見成古微書咸精符云雹之爲言合也南齊五行志引五行傳雹者陰薄陽之象也漢五行志引劉向云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故月令注陽爲雨陰氣脅之凝爲雹也御覽十四入百七十八兩引作自上而下曰雨雹當是此處闕文又見初學記二

露者霜之始寒卽變爲霜

文舊脫據御覽十二補又見初學記二禮記月令白露爲霜御覽引蔡注露者陰液也釋爲露凝爲霜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氣盛則散爲雨露

右論霜雹

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

漢書孔光傳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又後漢丁鴻傳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象也故日食者臣乘

君陰夌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禮曾子問曰日食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疏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所以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充其陽也注凡有聲者皆陽事以壓陰氣又京氏易傳云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驕溢專明為陰氣所侵則有日有食之災不救必有篡臣之萌㥯三年左傳注云日行遲月行疾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是日陽月陰以月食日是陰侵陽之象若然日月交食自是天度之常而春秋書為災異者以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犯聖人因事設教假神靈以為鑒戒耳亦猶陽九百六之會雖亦時數使然然人君能改遇修善雖災異即至禍亦可消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是以二至二分日食不為災而詩十月之交正夏之八月而亦為災鄭氏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是不必正陽之月始為災也故詩舉以刺幽王也

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公羊莊二十五年傳文也彼傳云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故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注脅

與責求義同社者土地之主月者土地之精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周禮大祝六祈四曰鼓禜注禜讀如日食以朱絲縈社又曰五曰攻注攻如其鳴鼓然又云六曰說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纖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鼓炤陽社陰朱絲亦是陽是何以陰陽責陰之象焉故說文示部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禜一曰禁衛使災不生然則古人禳禦之事皆有禜禮續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云社太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是也則用左氏之說

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左氏穀梁皆以用牲爲非禮則此公羊說也莊二十五年何注先言鼓後言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案此似指諸侯禮

日食大水則鼓用牲於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篇云難者曰大旱雩祭而求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是則大水日食陰侵陽故鳴鼓大旱陽厭陰故但求之皆助陽責陰尊

右皐臣之義也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公羊
傳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故說苑辨物篇大旱者陽氣太盛
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
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皆陰氣大
盛而上滅陽情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是則大水亦
朱絲縈之故繁露止雨云以朱絲縈社十周是矣爾雅釋天
舞號雩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疏引董仲舒
云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鄉飲酒大射
之歌又引考異郵云雩者吁嗟求雨之祭故繁露求雨篇載
其祝詞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令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請
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穀粱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
山川之辭是也案古雩祭有二有常祠之雩以建巳之月行
之桓五年左傳龍見而雩注以為建巳月禮月令仲夏之
月大雩帝注雩正當以四月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此祭雖
不逢旱亦於正陽之月行之以角亢星見純陽用事故於此
月祭之詩序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明雩以為龍
星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立靈星祠張旻曰龍星左角曰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是也其祭則有樂論衡說論語
風乎舞雩章云曾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
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
出也是也有因旱而求雨之雩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公
羊桓五年注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政不善與人失
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包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童
女各八人而呼雩春秋之義周之六月不書雩祭以常事不

書定元年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是也然則旱祭之雩止用童女各八人呼號而祭司巫云帥巫而舞雩是也常祭之雩則論語先進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非直有男女巫也若天子有正雩之祭則公羊疏引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是也

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後漢李固傳如近日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是陰失明亦宜戒也類聚引演孔圖云麟木精也麒麟鬪日無光事類賦引宋注云麟龍少陽精闕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淮南天文訓騏驎鬪則日月食御覽引許注騏驎獨角之獸故與日月相符此角尾疑亦獨角之誤周禮大庭氏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御覽引馬注救日食則伐鼓北面體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而體太陽以此弓矢射之是月食救之也月食以陽侵陰不為惡故但救陰北面之失明也夫人擊鏡以下未知出何書御覽引荊州占日月食后自提鼓階前把鞉擊鼓三中良人諸御者宮人皆擊析救之自己食后乃齋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與此事所說相近楔搔似當爲搔楔說文木部楔櫼也爾雅釋宮棖謂之楔注門旁兩木扶謂以手搏楔猶穀梁莊二十四年所說士擊門門以救日也

太平之時時雨時霽不以恆暘而以時暘天地之氣宣也

舊脫據初學記二補書洪範云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又云狂恆

雨若僭恆暘若卽休咎之應也

右論日月食水旱

耕桑

王者所以耕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續漢志注引要義云天子耤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耤踏也言親自履踏於天而耕之何氏桓十四年注天子諸侯親耕后夫人親桑以供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也周禮天官享人耕耨王藉從漢書注引干注古之王者走為天子當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二曰以訓於百姓在勤勤則不匱焉三曰聞之子孫知稼穡之艱難無達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親桑以供祭服孟子滕文公云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桓十四年穀梁傳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七推今祭義無此文禮月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無言七推者續漢志注引蔡氏章句云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以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此文似亦當補入國語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類聚引賈注云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王之下各三其

上公三發卿六發大夫九發是又三三三相乘者也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傳注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疏以爲祭義文蓋逸禮也禮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與此不同者祭統所云當是周禮故周禮天官內宰職以王后蠶於北郊與藉田對方則天子當耕於南郊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則諸侯宜降爲東郊南方太陽東方少陽也后夫人同北郊內宰注婦人以純陽爲尊也夫人不蠶於西郊祭統注云婦人禮少變也此公羊注或是異代禮當時古周禮未行故所據之少異也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曾子問亦無文蓋亦逸禮文也呂氏春秋孟春紀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卽三反之義也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命婦蠶於北郊此引古文禮說備異解也卽約內宰文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爲之築宮棘牆而外閉之者也今祭義作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者盧改從元書鄭內宰注云郊必有公桑蠶室卽本此爲說御覽引蔡氏月令章句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

凡棘牆而外閉之蓋亦本祭義爲說

右論王與后親耕親桑之禮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報舊作教日舊作時盧依初學記類聚諸書改風俗通正失云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管子封禪篇云古者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初學記引何圖眞紀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奉度繼興崇初也續漢志引袁宏後漢書云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大戴禮注引斗威儀云刑法格藏世作頌聲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於梁甫刻石記功英炳巍巍功平世教是皆告太平功成之義也故東觀紀趙憙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之始二字舊作所盧據王制疏改風俗通正失云所以必於岱宗者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書鈔引通義云泰山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泰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功也御覽引

通義云一曰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受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續漢志注引袁宏云夫東方者萬物之始也

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

風俗通正失云必於其上亦增高也下禪梁甫禮祠地主去事之殺亦增廣也漢書武帝紀遂登封泰山應注封於其上亦增高也下禪梁甫祀地主示增廣也此古制也張注天高不可及於泰山立封又禪而祭之異近神靈也禮禮器云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是即封與禪之義也基上舊衍山字各書所引皆無

皆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効也

禮注引援神契云刻石紀功風俗通正失云刻石著己積也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許慎說文序云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即謂刻石之文也今所傳李斯泰山石刻吳天璽紀功碑即泰皇孫皓封碑時所刻石紀號者皆字舊無初學記有無者字又舊本跡下衍也字効作效倣今俱據初學記改正禮器疏效作勸通典迹作積皆通

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

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

漢書武帝紀注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也是因高加高厚加厚之意焉初學記基作厚無於字基或作阯或作階皆避唐諱王制禮器疏御覽並作基天下舊有地字初學記御覽皆無就舊作遂亦依初學記御覽改

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

御覽引漢官儀曰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續漢志注引封儀云以金爲繩以石爲檢書鈔引漢官儀云以金爲繩以石爲泥檢中石檢十枚云泥及壇上置土色赤白黑各依其方如南三檢東方西方初學記引封禪儀注云壇上石檢累再緘二尺五尺厚一尺又置蓋引封禪儀注云是則石檢各二五當是問以前之刻子正失云亦于東西南北說石泥繩令之俗通作風通虎白制云金銀繩印璽也金繩或制風俗通作聚類皆作封之以金印應劭漢書注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

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

御覽引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管子封禪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甫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義封泰山

禪云云神農封泰山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也

封者廣也續漢志封者謂封土為壇祡祭告天代興成功也詩烈文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也國語晉語引黨以封已往厚也厚大皆有廣義

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廣雅釋云禪傳也淮南繆稱訓禪於家國注禪傳也續漢志注引袁宏云明其代興則謂之禪是也漢書服注則以禪為廣土地項威亦謂除地為墠變為禪神之也與此異者取其除地而祭則取義於墠以其成功相代則取義於傳禪也

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即以山名縣也

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己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義也正字疑衍風俗通正失云三皇禪於繹繹明己功成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禮器疏作繹繹無窮之義禪於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己桼方言一繹長也詩魯頌閟宮云保有鳧繹繹與嶧通爾雅釋山屬者嶧言驛驛相連屬然則繹繹之山其形必相續不絕宜取無窮之義也繹即左傳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之繹漢書地理志魯國鄒縣嶧山在北與禹貢之嶧陽不同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是嶧陽之嶧與詩之繹自是二山孔穎達詩疏混而一之謬矣秦本紀說始皇刻石紀功之繹山即在騶縣者是廣雅釋詁云云遠也則云云亦即取以

遠之義此之繹繹或即管子之云云也御覽引逸禮曰三皇禪云云盛意也

五帝禪於亭亭之山

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

風俗通正失云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皇亭亭名山其身禪於聖人案文選注亭定也即審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泰山郡鉅平有亭亭祠即此御覽引逸禮云五帝禪云云特泣於身也云云當亭亭之誤亭亭之山四字舊脫盧補提爾正義皆作諦道也道字舊脫依禮疏補

三王禪於粱甫之山粱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

風俗通正失云三王禪於粱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案粱或作良孟子王良荀子正論作王粱是良有信義文選王仲宣詠史注良信也是也故粱亦得訓信此釋亭亭粱甫皆望文生義末必實有其義要皆取其美號耳不必如風俗通所云也御覽引逸禮云三王禪粱義逮延不絕父死子繼也信輔舊脫行字兩正義有

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

禮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續漢志注引盧注云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禮藏引鈞命決刑罰藏頌聲作鳳凰至麒麟臻封泰山禪粱甫也是太平乃封也故續漢志注袁宏云然則封禪者王者之大務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此事功不宏濟不得髣髴斯禮是也續漢志司馬彪論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一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傳

之始明不相襲也易姓相代則封於岱宗以岱有代義故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書堯典至於岱宗柴柴即燎也禮注引鈎命決禮疏引斗威儀並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是也儀禮覲禮祭天燔柴禮祭法云燔柴於泰壇說文木部柴作祡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續漢志注天高不可遠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達也以封泰山所以報天故用燎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書堯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以尊卑次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泰山河海左疏引賈服注左氏以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疏引許氏異義謹案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是用左氏說鄭以分星不屬於望魯境又不及河以淮海岱爲魯三望然則天子於境內無所不通故於郊天時廣祭四方山川何注公羊云謂郊時所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雨師風伯五岳四瀆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是也故漢建武三十二年封禪山川百神皆從祀又燎祭天時四方羣神亦皆從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此與下皆周頌般文毛序以此爲天子巡守而祀四岳之詩或三家詩以此爲封禪之詩然獨斷亦以此爲巡守祀四岳河海之所歌蔡氏所本則魯詩也其實封禪亦因巡守吉祭山川與封禪徧祭山川其禮本同也明周舊作時周盧據詩考所引改元本作明周與詩考合小字本作時周

又

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鄭箋云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岳皆信按山川三圖而次序祭之下又云敷天之下裒時之對郎百神來歸之義也

右論封禪之義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繁露王道篇云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天字舊脫類聚作承天順理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御覽引援神契云王者德至於天則斗極明日月光降甘露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禮疏引援神契云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又古徵書援神契云德至於地則華萃感華萃當爲華苹御覽引援神契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盛宋書符瑞志云華苹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華仰德弱則低漢章帝元和中華平生羣圖是也是此太平亦當華平之誤後人不知華平爲物故謬改華爲太耳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禮疏引援神契云德至八表則景星見漢書天文志五星不失行則五穀豐昌五星謂東方歲木南方熒或火西方太白金北方辰星水中央塡星土也

易坤靈圖云至德之萌五星若貫珠御覽引考靈燿云歲星得度五穀滋熒惑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成熟人民昌不言辰星蓋脫文也前漢天文志天下太平五星循度郎順軌之義也文表疑亦八表之誤

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後漢紀注引援神契德至草木則朱草生類聚引援神契云德至草木則木連理

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論語疏引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類聚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鸞鳥舞山海經西山經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郭注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周書王會解云氏羌鸞鳥孔注鸞大於鳳亦歸於仁義者也左疏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占經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白虎動又云德至鳥獸則狐九尾注王燕嘉賓則狐九尾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國歸周注引元命苞日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山海經大荒東經有青邱之國有狐九尾郭注太平則出而為瑞也初學記引郭氏圖讚云青邱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銜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御覽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雉白首注妃房不偏故白雉應案類聚引此亦作雉白首似宜從之古微書援神契云德至草木則白鹿來案白鹿非草木類宜郎鳥獸之訛也初學記引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白鳥下小字本鳥作禽

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芝實茂陵出黑丹阜出楚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禮疏引援神契云德
至山陵則景雲出類聚引援神契云善養老則芝茂文選注
引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出黑丹御覽引援神契云王者德
至山陵則澤阜出楚莆類聚引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山出
木根車文選注引援神契云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案此多
用援神契文當亦作神馬故類聚引此亦作澤出神馬也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
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禮疏引援神契云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
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聖人則之路史注引握河紀云堯
即政七十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青雲氣回風搖落
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御覽引中候又云舜沈璧於
河黃龍負尾舒圖出水類聚引中候又云堯卒舉臣東沈璧
於洛赤光起元龜負書出於貝甲赤文朱字是皆河圖洛書
之證也占經引援神契云德至淵泉則江出大貝古徵書援
神契云德至淵則海出明珠初學記引援神契云神靈滋夜
百寶用則珠丹見注事神明得則大珠育光可爲鏡即海所
出明珠也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
越裳貢後漢書注引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類聚引此文無此四字疑衍文也鐘律調二
句宜亦援神契文但全書亡佚無考耳漢書禮樂志至於萬
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筦鏘鏘降福

襪襪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則鍾律調音度施之意也書鈔引援神契云周成王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是郎四夷化越裳貢也貢類聚作來

孝道至則萐莆生庖廚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說文艸部萐下云萐莆者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論衡指瑞作萐脯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搖鼓生物寒涼食物御覽引世紀云堯時廚中自生肉脯薄如翣搖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古微書引顧野王瑞應圖云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太如門扇不搖自動一名倚扇壯如蓬枝多葉少櫝如絲轉而風生主於飲食清涼驅殺蟲蛇堯時冬死夏生舜時生於廚右階左是太孝所應也孝道至至庖廚十二字舊多訛脫盧依類聚改、

繼嗣平則寶連生於房戶寶連者木名也其狀宋書符瑞志寶連潤達生於序室王者御后妃有節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則生御覽引此寶連下亦有潤達二字疑此脫也由御后妃有節故得繼嗣平也舊本作樹其狀二字脫據御覽補

日厤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閒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此節

舊本多訛盧據類聚改正大戴禮注引援神契云蓂莢堯時夾階而生以記朔也御覽引世紀云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厤惟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文選東京賦蓋蓂莢爲難時也薛注蓂莢瑞應之草是也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宋書符瑞志平露如蓋以察四方之政其國不平則隨方而傾路露通毛詩皇矣串夷載路孫毓本毛傳云路瘠也即假露爲路也御覽引此即作露類聚作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邱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宋書符瑞志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也又漢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見郡國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御覽引中候云帝堯即政七十載比隆伏羲景星出翼鄭注景大也又引孫柔之瑞圖云景星者天腥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即見案天腥蓋大星之誤史記天官書黃帝時景星見形如半月可以夜作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禮禮運天降膏露御覽引中候云甘露潤液又引瑞圖云

甘露者美露也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御覽引染絳下有則成黼黻之服列爲尊卑之差多九字三禮義宗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御覽引中候云朱草生郊注朱草可以染服者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也禮禮運地出醴泉爾雅釋天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然則郭氏自以醴泉出於地爲甘雨之應也御覽引中候注醴甘也服名醴酒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穟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所引成王事大傳文也史記注引書大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成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天下其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說苑亦載斯語御覽引中候云嘉和滋連注嘉美也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大禾也御覽作大禾之爲美瑞者也異畝而生類聚亦作貫

柔而生鳳凰者禽之長也大戴記曾子天圓云羽蟲之精謂之鳳又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論衡講瑞云鳳凰鳥之聖者也上有明王太平乃來居廣都之野呂覽開春云鳳凰聖人皆來至矣又淮南覽冥訓云鳳凰之翔至德也說文鳥部鳳神也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山海經南山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雄鳴曰節雌鳴足足小音中鐘大音鼓遊必擇地飲不妄食說苑辨物篇云夫鳳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並舉是也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東方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自鳳凰至此舊脫今據詩卷阿疏左傳昭十七年疏御覽五百十五補說苑辨物篇云黃帝冕冠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乃遂集東囿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

右論符瑞之應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公羊隱八年注巡猶循狩猶守也循行守之詞疏以為堯典文蓋書大傳也書疏禮疏引此並作狩者收也盧據通典改初學記引無下字盧云案詩時邁正義云本巡守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則此處不當有下字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公羊隱八年注王者所以必巡守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狩文選注引逸禮云王者以巡守之禮尊天重人也者字以下十四字盧據王制疏補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厤叶時月皆為民也考禮義宜為考禮樂禮王制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即此義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堯典文也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禮王制有此文蓋伏生引以釋書也）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亦堯典文僞孔傳明試以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

右總論巡狩之禮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禮王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有宗廟之祭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公羊疏引鄭書注云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舜以建子之月爲歲首而以正歲二月巡守知歷世皆以夏之仲月也鄭小宰注云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故也禮月令仲秋之月並有同律度量鈞衡石角斗甬之文鄭注以爲因晝夜等而平常平也若然二至非陰陽中亦得同律度者五月晝長夜短十一月晝短夜長處陰陽之極且南方北方又不得以二八月時巡故即就冬夏之中同之也王制疏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即本此）尚書曰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亦堯典文舊岱宗下有柴字衍盧云此言四時巡守所至其柴祀自於下文見之御覽引逸禮云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

右論巡守以四仲義

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不歲舊作五歲據王制疏改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後漢張純傳引禮稽命嘉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風俗通山澤云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御覽引逸禮云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足也公羊隱八年注引書傳說云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是三年一述職也孟子梁惠王述職者述所職也通典小備作少備五年舊作五歲據王制疏改三年下舊有小備二字衍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方伯行國諸侯行邑疑亦成語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

陟

公羊隱五年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說苑貴德篇引詩傳同蓋魯詩傳也周禮春官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周制一州一牧二伯牧以侯為之牧下之伯以伯為之殷則牧亦謂之伯王制所云州伯是也外有方伯一方伯統四州半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設實征之詩疏引鄭答張逸以侯即牧伯即牧下之伯是也時太公入為太師出作方伯故有是命是周制二伯皆以二公為之故上公九命方伯亦九命也所引傳曰未知出何書周公下疑脫召公二字

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幽風破斧文毛鄭以此為周公東征管蔡時作舊說則皆以為黜陟之詩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詩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也揚于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是亦以此為述職之詩也案儀禮疏引齊詩作四國是匡皇匡皆訓正故毛傳訓皇為匡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是則周公述職四方之國皆望其速來正己故有四國是皇之詠焉韓魯詩皆無考未知出何書魯語注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為元帥也

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召南甘棠文也說苑貴德篇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舍於

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邑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史記燕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之詩是也漢書注引韓詩說云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政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劉習魯詩王習韓詩義並同也春秋穀梁

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莊二十九年傳文引以證諸侯行邑之義焉以作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改正

右論巡守述職行國行邑義

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禮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又王制柴而望祀山川注祭天告至也公羊隱八年傳邴者何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太山諸侯皆從太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注有事者巡狩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齋戒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此謂至五岳之下祭天告至之禮說文示部柴作祟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火部尞祭天也因燔柴以祭因段柴為祟字也文選注引逸禮云王者所以有巡守之禮尊天重

人也孟子梁惠王引書曰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是則王者巡守助天以治民故所至必告祭也

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廟尊親也

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傳云天子遊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周禮方千里曰王圻引通典禮十五引子思之言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孔叢子巡狩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又云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視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是出辭反面之義也案天子諸侯雖親告亦不用牲禮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注牲當爲制又云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注皆奠幣以告之又云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禰遂奉以出是告廟不用牲也其大夫出聘亦告於廟義禮聘禮云厭明賓朝服釋幣於禰是也皆出辭反面尊親之義也孫志祖云尙書作藝祖疑藝卽禰之通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僞孔傳訓藝爲文非

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

鄭氏王制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御覽引異義今尙書之說類祭天

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告揖祓非常祭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說文作禋謂以事類祭天神則亦用古說其實今古文義相近也周人夏正郊天於南郊然則類祭之天當是蒼帝靈威仰也

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公羊宣三年傳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周人以后稷配南郊知禋祭亦當配以太祖也此處文不明當謂禋祭以配祖不曰祖者尊無二禮云云也以此禋祭本爲告天天尊於祖故不及祖也

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周禮太祝六祈二曰造注杜子春云造祭於祖也說文示部祰告祭也禮會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諸侯相見必告於祖反必親告於祖是造爲告祭之名當是說禮家或有作禧者也餘詳上征伐篇

即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於尊者然後乃辭出此段文義與三軍篇相出入

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問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舊作以幣

帛主依曾子問改孔叢子巡守篇以淸道之主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洛史注引書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於兩階之間蓋貴命焉天子出軍巡守必先由禰告于祖以及遷主故即載遷主以行天書甘誓所云用命賞于祖是也僞孔傳天子親征必載遷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亦用伏義禮大傳牧之野設奠於牧室注奠告先祖是也無遷主謂始封君繼體未及五世後者故以皮幣代也其職以庶子守之禮文王世子云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注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遷主得言禰者在外親也言在軍則巡守亦然矣若然行主本紀言武王伐紂載木主東征不載遷主者以伐紂本成文王業也冊府元龜載皇氏禮疏云惟載新遷一室之主則常載高祖之禰矣

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禮曾子問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

右論祭天告祖禰載遷主義

王者巡守諸侯待於竟者何諸侯以守蕃爲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守諸侯待於境也此釋祭義義也天子諸侯分土而治天子無事不得出圻內諸侯無事不得出封外故出則皆有告祭之禮知天子巡守惟待於竟焉若至方岳之下則一方諸侯皆宜出竟朝天子述職考黜也

其天子巡守諸侯享禮則用牛禮禮器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以天子爲天故以天子之事天事天子也又郊特牲亦云諸侯膳以犢注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周禮掌客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是也

右論諸侯待於竟

王者巡守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禮坊記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子爲天子所尊無所避屈故必舍諸侯祖廟鹽鐵論禁耕篇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焉賈子禮篇云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主之焉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以敵體相見賓西階主人阼階臣莫敢與君抗禮故不敢爲主天子升自阼階使若自主者然故禮器云天子無介注天子無介無客禮也鹽鐵論禁耕篇云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亦斯意也坊記云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注臣亦統於君

右論巡守舍諸侯祖廟

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荀子大畧篇云使以其教出畢行使仁居守注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穀梁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則天子禮同也

右論三公從守

王者巡守崩於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子如之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則凡自天子至士皆歸葬也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知天子以下皆有奔弔之禮也故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爲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歸復命柩止於門外是也

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禮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五帝紀舜踐帝位三十有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解引遜禮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呂覽安葬篇舜葬於紀市高注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也山海經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注卽九疑又海內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

零陵界中郭注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名九疑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說文山部九嶷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紀年統箋引世紀云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案九疑在今梧州廣西湖南接壤處舜時南巡何復及此孟子離婁云舜卒於鳴條考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伐三朡續漢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朡亭則鳴條當亦去此不遠也呂覽簡選篇又謂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巢即今巢縣若舜既崩於三朡巢門相近之地何必又遠葬零陵九嶷之閒則蒼梧或別有斯地近鳴條不遠也皇甫謚因創為征苗之說誣矣史記夏本紀十年帝禹東巡守至於會稽而崩又秦本紀上會稽祭大禹越世家言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禹祀太史公自序亦言會稽有禹穴史記注引逸覽云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五百里日會稽之山郭注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山上有禹冢及井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知禹葬會稽也禮曾子問言人自闕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曾子問所言為周禮知夏殷以前不備也

右論道崩歸葬

王者所以太平乃巡守何王者始起日月尚促德化未宣獄訟

未息近不治遠不安故太平乃巡守也此三十八字依盧據大戴禮注補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注謂巡守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疏引皇氏熊氏疏並云太平乃巡守蓋取此義也

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也詩毛說春秋古文說皆以武王時郇巡守以太平乃封禪巡守不必太平也故鄭詩譜云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十二年左傳時邁之詩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毛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箋武王旣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毛詩左傳皆古文家白虎通多取今說故不同也

右論太平乃巡守義

嶽者何謂也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公羊隱八年注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廣韻嶽桷也風俗通山澤云嶽者桷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桷較音義同舊桷誤桷左傳昭五年疏引作桷亦非

東方爲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風俗通山澤云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爾雅釋山泰山爲東岳注在奉高縣御覽引義宗云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爲岱宗舊無何字下數句亦同或疑無者字一據初學記白帖御覽爾雅疏補

南

方爲霍山者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小
山繞大山爲霍御覽引義宗云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陽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爲稱也此
以霍山爲南岳今文家說也水經云霍山爲南岳在廬江潛
縣西南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岳注即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
遼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岳故移其神於此釋山又云江
南衡注衡山南岳者此周時五岳之制故職方正南曰荊州
其山鎮曰衡山漢地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是也然
則白虎通自據漢制言也小山繞大山爲霍舊無此句御覽
三十九引之宜繫此案釋山大山宮小山霍注宮謂圍繞之
邵氏晉涵正義云今天柱山中峯小而四圍有大山以宮繞
之則此文誤也太陽上舊衍萬物護也四字**南方衡山者上承景宿銓德均物故**
曰衡山舊無此十七字據御覽補此兼明古制以衡山爲南岳之義也**西方爲華山者何華**
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爾雅釋山華山爲西岳注在弘農華縣西南風俗
通山澤云西岳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化於西方也霍穫雙聲華穫疊韻爲訓也說文作華又別出華字云榮也義
異御覽引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因後段華爲華傳會爲此說耳初學記引此作西岳華
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蓋所見本殊迎漢以前以華爲中岳以岳山爲西岳故也**北方爲恆山**

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爾雅釋山恆山爲北岳風俗通山澤云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恆常古通用漢世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故時有常山郡廣雅常山謂之恆山是也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初學記引作陰終陽始故其道長久故曰常山中央爲

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爾雅釋山嵩高爲中岳風俗通山澤云中岳曰嵩高嵩高者高也詩曰嵩高維岳峻極于天在潁川陽城縣爲今登封治也文選注引西征記嵩高中岳也東謂之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是漢以前無以嵩高爲中岳也案嵩山亦謂之崇山國語周語融降於崇山是亦謂之崧山釋山山大而高崧是崇崧皆高義故取名焉中央下舊脫依初學記白帖補御覽作嵩者高也言峻大也處中以領四方

故尚書大傳曰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也說文山部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嵩許氏多用古尚書說而與大傳同蓋當時諸儒皆緣漢制釋經故多合也鄭注大宗伯云五岳東爲岱宗南爲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山而詩疏引鄭志雜問同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是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故以華山爲中岳以周都成周華山在其圻內故若周禮注自指言災異故以五

岳之正名言之其實周人不以嵩爲中岳也唐虞以霍大山爲中岳在冀州並泰華衡恆爲五故邵氏晉涵云冀州之霍山與泰華衡恆唐虞之五岳也華嶽泰恆衡周之五岳也泰衡華恆嵩漢初相傳之五岳也泰華恆嵩霍武帝所定之五岳也釋山末所言之五岳自後儒竄入之文爲武帝得其實此及風俗通釋史記封禪書並沿書傳說也應劭又以霍一名衡案水經釋禹貢山水澤地以霍在潛縣衡在長沙湘南縣相去殊遠其爲二山可知

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也釋名釋水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風俗通釋山澤云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植五穀也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風俗通又引三正記及書傳並謂江河淮濟爲四瀆史記引古文湯誥云古禹皐陶久勞於外江爲東爲江北爲濟南爲淮西爲河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也

右論五嶽四瀆

商城楊鐸校